



精短小说

百岁只记得爸爸姓刘，在被日本人炸的飞机炸死前，爸爸一心要带着他和妈妈去五台山。“那是菩萨庇护的地方，不用逃难，饿不死，也不会冷。”

走了走不完的路，受了数不完的惊吓，饿到看天都不是蓝色的，冻到把手和脚放进新鲜牛粪里取暖，才走到雁门城。爸爸说，快了，翻过这座山就是五台山。顺着他的手指，百岁看到一眼望不到头的青色山脉，“哇”一声哭了出来。

日本人的飞机就是这时候来的。低空飞行，遮住太阳，扔下炸弹。“嗵——”城西最先着火，黑烟冲天。紧接着，炸弹连续落地，雁门城满地狼藉。

炸弹落地炸出巨大坑洞，冲击波蓦地腾起，卷着屋瓦、房梁和人，往半空抛去，再狠狠拍下。雁门城乱了，四处起火，碎片飞溅，满大街的人抱着脑袋没方向地跑。百岁夹在杂乱的人群中，耳朵里全是哭喊，眼前全是惊惶的面孔。整个城似断裂开来，大地“嗵嗵”作响。他一只手紧紧拉着妈妈，惊恐到不会眨眼睛。

混乱中，百岁听到妈妈叫了一声，那声音尖利，伴着一片血雾腾起——爸爸被炸弹击中。

有那么一刻，世界无声。一块弹片飞过，“噗”地嵌进妈妈胸膛。百岁看到，妈妈仰脸向天，双目凹凸，脖子上青筋暴起。天上，黑烟与火光交织，飞机如幽灵般闪过。

二

他双手按在百岁的肩膀上，看着百岁。他的眼睛是褐色的，里面写着鼓励。炕桌上有一碗杂粮面条，还有一碟子萝卜腌菜。他把筷子递到百岁手里，百岁没动。

这里是雁门关深处，天刚黑下来，风就呼啸着从窗棂和门缝挤进来。他划根火柴，点亮炕桌上的油灯。

“我姓霍，叫霍小山。”他说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他问。

那天，百岁在雁门城看到了地狱般的景象。那天，爸妈都倒下了，倒在逃难路上，倒在快要到五台山的路上。那天，一双大手将百岁抱起，躲开横飞的弹片。

抱起他的人就是霍小山。他抱着百岁，飞快跑出雁门城，又连夜进到雁门关。那是一段很长的路，百岁在霍小山的背上睡着了。

庇 护

■苏三花

百岁才8岁，因长期吃不饱饭，长得瘦小。他头发蓬成草，脸皮皲裂，手和脚全是冻疮，身上一根根骨头很是分明。

灯光下，霍小山把手伸给百岁，要和百岁握手。百岁把眼睛从油灯移开，移到霍小山的大手上。

霍小山鼓励他说：“握个手吧，小同志。”

百岁眼前的这个人眼神温和，脸有点长。他慢慢把手伸向霍小山。他那样一只小手，以鸟爪形态落在霍小山的大手里。

握过手后，霍小山把杂面条推到百岁面前，说：“吃。”

三

山是雁门关山，村是铁匠营村，霍小山是个游击队员，腰里有枪，眼里有光。他早晨出去，夜晚回来。回来第一件事是看百岁睡下没有。雁门关山，8月飞雪。开始，百岁蜷在黑暗中，背紧贴墙根，身体打战。后来，百岁习惯了这里，霍小山再回来，他已睡下了。炕桌上的食物，他吃一半，留下一半给霍小山。

霍小山从月亮地里回来，带着一身冷冽。他点亮油灯照百岁，亮光被手心拢着，把百岁护在当中，百岁睡得更沉了。雁门关风很大，像杀进城攻城的军队一样，里面有嘶杀呐喊，有刀枪撞击。铁匠营村人口不多，建房子多用石头，骑在山脊上的长城很有气势，烽火台更骄傲，昂着头，迎风挺立。

霍小山不出门的时候，就用火炉给百岁烤山药蛋吃。火炉膛照红半个家，连油灯也省了。百岁趴在霍小山背上，贴着耳朵听他“咚咚”的心跳。

“啥叫同志？”百岁问。

“一起打鬼子的人，叫同志。”

山药蛋熟了，香甜味溢满屋子。百岁又问：“啥叫握手？”

“就是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。”霍小山把烤熟的山药蛋取出，剥去焦皮，露出沙瓤，递给百岁。

百岁吹吹烫嘴的热气，问：“五台山远吗？”

“不远，翻过对面的南山就是。”

爸爸说得对，他们果然离五台山不远了。可是爸妈没能带着百岁翻过那座山，他们永远留在了雁门城。百岁不由得颤抖，雁门城是他的噩梦。霍小山觉察到了，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披在百岁身上。百岁那么小，霍小山的衣裳显得格外宽大。衣裳里有霍小山的气味，混合烤熟的山药蛋味，催人泪下。百岁很小声地说：“我想叫你爸爸。”

霍小山抱起百岁，说：“你叫一声。”“爸爸。”

霍小山把百岁高高举起，转圈。旋转中，百岁先是胳膊张开，接着两条腿也飞起来，腋下有霍小山的大手稳稳托

军号的力量

■刘佳峰

那句“保证完成任务”语气里的坚定，手中的笔仿佛有了灵魂。不知不觉，天空露出鱼肚白。当起床号响起，我按着发酸的脖颈，看着完成的稿件，心中充满成就感。

在从事新闻宣传的路上，“苦”是一种常态。一年初春，部队组织战机远赴内陆某机场进行低气象训练，我随同前往。因特殊训练要求，机务每天天不亮就要检修飞机。为得到第一手素材，我与机务保持相同作息，早出晚归。还有一次，部队执行紧急任务。我跟随部队连续奋战三天两夜，白天跟着官兵扛物资、搭帐篷，晚上趴在临时搭建的木板上写稿。困得睁不开眼时，我就用冷水洗把脸。有一次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梦中我走上了训练场，耳边竟然又响起了军号声。那声音使我重新振作，又握紧手中的笔。

记得第一次去外场采访，潮热的海风带来阵阵热浪，让人心烦躁。战机起飞，轰鸣震耳。我紧盯每一架战机，观察机务兵检查起落架时的身影，记录飞行员登机前的坚定眼神……待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，天上已缀满星辰。我揣着采访本往回赶，刚坐下就听见熟悉的熄灯号声，瞬间困意全消。

那晚，我在灯下熬了一夜，第一次尝到“爬格子”的“苦”。窗外的海风拍打着窗户，远处偶尔传来哨兵换岗的脚步声，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写到动情处，我想到白天机务兵说“战机就是我们的战友，多检查一遍，飞行员就多一分安全”时那认真的神情，想到飞行员登机前

着。炉膛里的火光映红他们的脸，百岁身上的衣裳在旋转中鼓荡，像翅膀。

睡到后半夜，突然传来一阵枪响。霍小山翻身起身把百岁护在身下。暗夜里，百岁看见他的眼睛很亮。又有几声枪响传来，隐隐还有杂沓的脚步声。等声音远去，霍小山穿好衣裳，用被子包住百岁，把他藏进面瓮里。“天亮前不许出声。”霍小山边叮嘱边拔出腰间的枪，“我来打鬼子。”

不久，枪声再次响起。有时在东边，有时又到了西边。霍小山说过，他是雁门关跑得最快的人。

“像大雁。”百岁嗫嚅着，慢慢睡着。

四

把放大镜放在展开的《雁门县志》上，霍百岁深深呼吸。霍卉有点担心，“爷爷，您坐的时间太久了，该起来活动活动。”在霍卉的搀扶下，霍百岁站起身，在书房走了几圈。

阔大的玻璃窗户外，城市里的霓虹在繁华处闪烁。霍百岁对霍卉说起很多年前那个深夜，天也不怎么黑，月亮高挂在雁门关山巅，铁匠营村一派寒素。门轴轻微一响，百岁警觉，在夜色里努力睁大眼，仔细分辨。是霍小山回来了。百岁跃起，就着月光，扑进他的怀里。

霍小山身上有硝烟味，百岁懂得这味道。霍小山没有点灯，在百岁耳边悄声说：“你不能在这里了，我要把你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”

百岁更紧地抱住他，他不想和爸爸分开。霍小山用手捏捏百岁的身子骨，说：“等你再大些，有了本事，我们一起打鬼子。”

百岁被霍小山转移出铁匠营村，到了一个叫王二沟的村子，在雁门关更深处。他把百岁交给一个亲戚，嘱咐几句，转身就融入雁门关的夜色中。百岁没敢哭，霍小山用衣裳裹住他时不许他哭。“你等我回来。”他说。

百岁这一等，就等白了头发。

霍卉在《雁门县志》“军事篇”“阵亡烈士登记表”里看到那几行字：

姓名：霍小山；部别：独立二团；职别：排长；年龄：31岁；籍贯：山西省雁门城县雁门关乡铁匠营村。牺牲时间：1941年8月。

霍小山在抗战期间是村干部，率领民兵配合大部队在雁门关打游击，以跑得快闻名。后参加八路军，在一次反“扫荡”中牺牲。

霍卉不想爷爷伤心，就问：“雁门关离五台山不远，后来，您去五台山了吗？”

“没去。”霍百岁答道。他已经得到了庇护，从此不用逃难，不用担心饿死，也再没有感到寒冷。

题图绘制：赵建华

题图制作：陈新阳

军营纪事

夜色如墨，万物安眠，村庄在海潮的低吟中沉沉睡去。

海军某部中士张磊第一次参加夜训。他才来计量站工作不久，对自己即将上手的新专业饱含期待。

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张磊跟着队列走向实验室。实验室位于一栋新修好的训练大楼里。这栋大楼背靠大山、面朝军港，张磊每次经过都对里面充满好奇。此时，在昏暗的山影轮廓背景下，看着眼前一个个亮着灯光的窗户，张磊不自觉地心跳加速。

突然，一股湿寒的风吹来，张磊忍不住打了个激灵。

迈入实验室，张磊发现里面的桌子全部用绿色硅胶垫封紧，硅胶垫上摆放着形态各异的设备器械，甚至就连操作的白手套、螺丝、扳手、抹布都有固定的摆放顺序和朝向。一个个带密码的银色保险箱整齐摆放在桌子一侧，桌面上的温湿度器亮着绿灯，润滑油与铁质材料融合的气味隐隐发散。

主任随即宣布训练任务——用气压、水压、油压3个压力检定装置检定各类型号压力表，由技术骨干闫班长带头操作。

任务刚下达，张磊看到一旁的闫班长已经开始上手操作了。只见他凝视着刻度线，一手撑住桌子，一手握住气泵，动作轻柔地往装置里打气，压力表中的红色指针随之慢慢转动。

这些压力表校准合格后将用来检测某类装备零件，他们的实操内容就是用压力检定装置将这些压力表逐一校准。被检测压力表共4个检测点，操作人员要将测量设备和被检测压力表同时装在压力检测装置上，通过手动操作气压泵来校准数值。这十分考验操作人员的手法，一旦用力过猛，就有可能超过被检测数值，导致实验失败。

“嗞——”张磊轻轻一拧，压力表指针大幅晃动，数据校准器一下清零，实验失败。张磊没想到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，却仍然用力过猛，导致无法测量

夜 训

■丹晨璐 宋润鹏

像一团焰火
让那个伏案青年内心变得炽热
我仿佛听见了沙沙的写字声
青年的喜爱化为笔记上
忠诚的感叹号，并反复念着——
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

很快我又看见另一些泛黄的笔记
刻着深重的印记
仍在不休地萌芽
剥掉了一个人所有的空谈
剔除了充满主观的自我
发出关乎成长、自省、轰轰隆隆的响声

还有一把火焰来自黄鹂、喜鹊
落日与朝霞，以及明亮的庄稼
它们全都信奉嵌在墙上的四个大字
实事求是——懂得该来就来
该生长就茁壮生长

张磊想，保障装备所需的压力表成百上千，它们都需要经过计量站的检测才能“持证上岗”。要测量这么多块压力表，没有踏实沉稳的心性，是干不来的。

望着远处的灯光，张磊攥紧了手里的中号螺母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，要用耐心和坚持证明自己。

此时，在同一片夜空下，另一处操作间里正火光飞溅——维修专业的班长们正在赶制一批安全门。一级上士孙德勇弯腰全神贯注地盯着焊枪，高温烧起的白光映在他的防护面罩上，忽明忽暗。

“当心！”旁边战友喊了一声。孙德勇下意识侧头，一簇火星掠过他的发丝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光痕。

车间温度并不高，但连续工作几小时后，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厚重的作训服被汗水浸透了一大片。

“班长，歇会吧！”一旁的战士给孙德勇递来两张纸巾。

“我们做技师的就是‘完美主义’，焊接歪一点都不行。”孙德勇接过纸巾，“洞库安全门是武器装备的重要防护设施，要防潮防腐，还得保证门关上后，啥也进不去。”

孙德勇所在单位负责装备的后勤保障，被称为“维修大队”，里面齐聚了二十几位专业技师，只要涉及维修，大到武器装备，小到食堂桌椅，他们都能解决。正因如此，在高强度的训练下，他们除了完成自己的训练目标，还要帮助其他单位解决问题。虽然辛苦，可这些技术骨干却乐此不疲。每一次故障排除，每一次优化改进，都让他们感到由衷的成就感。

实验室的灯光依然亮着，在深夜里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晕。张磊的手指微微发抖，但他仍保持着专注姿态，螺母在他手里转动。对面操作台上，闫班长正记录数据，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道整齐的痕迹。

另一边的车间里，焊花依旧飞溅。孙德勇仍在认真地焊接，一旁的新兵正模仿着他的样子练习。焊花照亮他们专注的神情。

夜色渐深，实验室与加工车间的灯光交相辉映，照亮这片静谧的海……

一张张年轻的脸庞
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褪去青涩的茧
并一致认为“说不出的痛快”
甘愿走进大雨滂沱的夜晚
甘愿接受再教育，让自己脱胎换骨

整整两个小时，我在宝塔山下
遇到一群又一群人
随时要抛头颅、洒热血，鏖战强敌
还有一场思想淬炼的革命
即使他们面容看不清了
我也能看到一颗颗心被擦拭得锃亮

我凝视着军号嘹亮的窑洞
墙上的标语，重新列队集合的信件
与村民一起耕作的战士
看到的是不断有新的火种
从旧火把的灰烬里燃烧起来
温暖着身体，也温暖着心



我要去延安（雕塑）
陈辉作

守 护

■朱云龙

情感兵站

夜，如一块巨大的墨玉，悄然覆上营区的每一寸土地。月光似一层薄纱，轻柔地洒在我们的军装上。我跟在班长身后，脚步放得很轻。

班长的背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挺拔，像一座沉默的山。我们沿着固定路线巡逻，寒风凛冽，我在行进中瑟瑟发抖，脚步不自觉乱了起来。

行至营区边缘的高地，班长忽然停下，指了指远处山脚下——小县城零星的灯火，在夜色中安静闪烁。

“瞧见那点光了吗？”班长说，“亮着的那里，是家面馆。老板每天四点半起

来熬骨头汤，准备开早市。”
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去，那光在暗夜中显得格外温暖。我盯着那束光，仿佛看到一个早起忙碌的身影，看到居民们醒来后那一碗碗热腾腾的汤面……这样想着，我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我们静静站了一会儿，又继续前行。

在接下来的路上，我听着风拂过林梢的声响和远处隐约的犬吠，脚步愈发沉稳。寒风吹来，我打了一个寒战，可心里却格外温暖踏实——身为军人，我守护着这静谧的夜，也守护着那千家万户即将迎来的、平凡温暖的清晨。

天渐渐亮了，我们交班返回。班长看着在晨光中醒来的营房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，这一夜？”

长征